

鎧仗  
ニロヒト武器

類視  
類ハ俯ニ同シ頭  
ヲ低ク垂ルハナ  
リウツムイナ  
視ルコト

○義經可謂入  
虎穴得虎子

七、義經爲冠之命、姓名曰鷲尾經春、給鎧仗以爲鄉導。問：鷲越如何？經春曰：太險、人馬不可行。唯鹿能踰之。義經曰：鹿四足、馬四足等耳。先衆馳之。

至鷲越、則天明。類視城中二門、戰方酣。義經欲急應之、而懸崖數百仞、如經春所言。衆相目莫敢進者。乃試驅鞍馬二下之、一傷一達。義經曰：可下矣。乃屈其所騎馬、後足一鞭而下。三千騎皆倣之。冑鞍相觸、直達城後。大呼而入。平氏軍駭擾、自相擊刺。教經等敗走。義經縱火乘之、煙焰漲城。範賴實平破東西門而入、三面合擊、斬平通盛等十人、擒平重衡。宗盛奉乘

與航海而逃、衆攀舟爭乘、斷臂滿舟。遂奔讚岐。保于屋島。

抗疏  
抵抗シテ上書ス  
ルコト  
註誤  
アサムキアヤマ  
ルコト  
戚勳  
王室ノ外戚ニシ  
テシナモ功臣ナ  
ルコト  
雪恥  
ハチチキヨメン  
ソケコト

義經範賴、以首虜還京師、請徇而梟之。不許。義經抗疏曰：臣父義朝盡忠於保元、而爲人所誣、誤卒宣詔於獄門。平氏昨爲戚勳、今爲國賊。臣等竭力攻討、進不顧死者、不獨重王命、乃欲雪父恥也。臣兄賴朝深存此志、今而不見許焉。臣等復何所望？朝議終許之。

○義經西伐

文治元年正月、範賴以諸軍濟海、至豐後。先是、義經數請征南海。法皇以京師多賊黨、不許。許先遣其將

奔竄  
ニゲカケル

校義經奏曠日彌久範賴糧盡東歸而鎮西兵士寢屬平氏則勢難拔也乃許之義經乃戎服抵法皇宮白曰自平氏奔竄關西奪官稅亂官民三年于此臣既奉追討之命鬼界高麗窮其所至慶之而後已否者不復入王城矣

渡部  
攝津國

二月義經發京師艤于渡部東兵不習水戰人人自危梶原景時曰請為逆櫓義經曰何謂逆櫓曰舳艫皆設櫓進以舳退以艫義經曰求進而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曰宜進而進宜退而退良將也有進而無退野猪而介者耳義經變色曰猪乎鹿乎吾不自

介  
甲冑ナリ

知吾唯知進而勦敵為快而已公若為大將逆櫓千百聽公所為若義經則不欲也衆目笑景時景時慚

落宴  
落ハ落成、  
軍艦ノ出來上  
ルヲ祝フ酒宴

義經遂令將士曰進而死者從我退而生者自此去島山重忠熊谷直實金子家忠佐佐木高綱等願從者數百人將發逆風俄起舟艦壞破乃留修艦艦成義經託言落宴以具糧食即夜令解纜時風反而益暴舟人不肯義經曰風順盍發伊勢義盛張弓注矢曰不用命者射殺舟人相謂曰行死止死死一耳乃發從者五艦百五十騎獨置炬於義經舟乘暗而南

解纜  
11出  
11凡

舟駛如射。

尼子浦  
阿波國

瑟縮  
足ノ烈シクスク  
ミテ伸ビザルコ  
ト

勝浦  
阿波國

中山  
阿波讃岐ノ界

六條夫人  
六條攝政基實ノ  
夫人

黎明達尼子浦望岸上有赤幟可三百騎。義經令曰。我馬足瑟縮不可直用。驅而游之。結束騎焉。勿虛發以費箭。衆從之。上岸大戰。擒敵將田口良連。其捕虜言。櫻間良遠以五十兵守勝浦城。義經馳抵城。疾攻拔之。義經進至中山。見一卒齎書。京人也。義經問曰。子何之。曰。之屋島。義經曰。吾阿波人。應內府徵者。如聞源氏艤淀河。子必途觀之。其兵幾何。卒曰。可六萬。曰。子所齎誰書。曰。六條夫人書。夫人內府妹也。曰。書中何言。曰。吾焉得知之。獨口授我曰。九郎既發京矣。

高松  
讃岐國

生兵  
アラテノ兵  
範明  
雲上後藤内範  
明義家乳母  
ハ子

彼真可畏者。以木曾如鬼神。彼一舉取之。君急修城。集兵以爲之備。書辭亦如是耳。若公等亦宜亟赴之。曰。諾。且子屢赴屋島乎。曰。然。曰。聞其城甚固。然否。曰。否。潮來則須舟。潮去可騎渡。義經乃叱曰。吾九郎也。奪其書。縛卒于樹。以五十騎疾馳。明日至屋島。縱火於高松里。平氏大驚。以爲大兵至也。舉族乘舟。而義經已至城下矣。騎能屬者七人而已。義經恐敵知其寡單也。乃縱火燒城。平氏兵皆航。更來迫岸。七騎拒射。我兵後者稍稍來屬。有州人藤原範忠者。以生兵數騎來。曰。臣曾祖範明。嘗從八幡。

哺 申ノ時、今ノ午  
後ノ四時

宗高 那須太耶資高ノ  
子、與一冠者高ノ  
高、生年十七歳  
扇 扇ノカナメ

扱 扱キ寄セテ取ル  
コト、トルト訓

公戰陸奥者、義經喜以爲先鋒戰而交退。  
日既哺敵以一舟載美姬、挿扇于竿、植之舳、去陸五十步、麾而請射。義經曰：「誰命中之者？」衆薦下野人那須宗高。義經召而命之。宗高騎而獨出。兩軍注視宗高一發、斷扇、扇翻而墮。兩軍大呼。  
平氏兵怒而來戰。義經親擊卻之、追而入海、遺其所執弓波上。俯欲取之。敵兵爭以鐵搭鈎其冑。義經以刀扞之、鞭扱其弓。從兵呼曰：「舍之。」義經不聽。終取之。還從兵曰：「君何輕身而重弓？」曰：「不也。使吾弓如叔父鎮西八郎之弓、則可否者、是貼敵笑也。」

豎 所謂小姓ナリ

贈 死者ニ物ヲ贈ル  
コト

宗盛憾失義經、令教經率精兵迫岸射。義經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輒仆。教經豎菊王、下舟欲斬其首。嗣信弟忠信射殺菊王、扶兄還營。義經親視嗣信、枕之。膝間所欲言。嗣信曰：「臣自出陸奥、已委身於君。代君死死且不朽。獨不覩君、慙敵爲憾耳。」義經泣曰：「我慙敵在旬日而不及、疇汝勞。」嗣信肯謝而絕。是日、鎌田光政亦被箭死。義經請僧葬光政。嗣信于高松、贈以名馬。蓋藤原秀衡所贖宇治一谷二役所騎也。一軍感泣、皆思爲義經死。  
是夜西軍陣屋島、故址。東軍陣高松。東軍皆倦臥。獨

徇警  
見マハリテ用心  
スルコト

送款  
降参ノ内意ヲ申  
シオクル

伊勢義盛虞敵來襲。徇警徹明。明日義經侵晨復赴屋島。西兵善戰。擊破之。平氏走保志度浦。義經追擊復破之。因降將言聞平氏將田口成能。遣其子成直以兵三千徇伊豫。命伊勢義盛往說降之。義經并其兵使成直作書招成能。成能終送款焉。平氏舟逃志度而西。義經循陸追之。東軍阻風後發者悉來屬軍。益振時三月廿三日也。

養和帝  
安德帝

我兵搭得之  
義經ノ手下渡邊  
肥平太后ヲ生得  
セリ

死戰。我兵少卻。義經勵衆進。西軍大敗。教經怒入我船。薄義經。義經躍入別舟。教經不能及。乃赴海死。知盛以下六人前後皆死。二位尼懷養和帝。投海。平太后繼投。我兵搭得之。義經使徇曰。赴海者貴人也。我兵勿得辱。於是奉太后以下于其船。遂生擒宗盛。廕平氏軍。海水爲之赤。四月。東軍振旅。以俘獲旋徇之。京師還納鏡璽。範賴留鎮西海。六閱月乃還。賴朝遣使二名。西禁兵士侵掠。事無大小。一奉朝旨。行將士不因其奏而拜衛府官者。不許東歸。詔敍。賴朝從二位。五月。檻致宗盛父子於鎌倉。義經護送行。

頼朝魚ヲ狙ノ上  
 二置キ、刀ヲ  
 出シ、宗盛ノ側  
 二出シ、宗盛ノ側  
 殺シメ、ハテ、自  
 氏ノ傳中ニ出ツ  
 平  
 右獄  
 ミギノ獄門  
 處時忠於流  
 能登二流ス  
 同姓五人  
 安田義資ヲ越後  
 守ニ、加賀美遠  
 光ヲ信濃守ニ、  
 足利義康ヲ上總  
 介ニ、大内惟義  
 ナ相模守ニ、伊豆  
 名義範ヲ伊豆守  
 二任ス

至内海使父子徒行七匝義朝墳。六月至鎌倉。於是  
 頼朝大會諸將士自坐簾內而延宗盛於前舍使比  
 企能員言之曰。頼朝非敢復私仇乃成王命爾。今日  
 之臨何幸甚也。宗盛懾伏請宥死不許。諷使自殺。不  
 解乃復令護送西還。更宗盛名末國貶爲讚岐權守。  
 斬之于篠原傳首京師。梟于右獄。斬平重衡于南都。  
 處大納言平時忠於流。  
 八月詔使使就義朝墓贈內大臣正二位。是月頼朝  
 奏請以同姓五人補東國諸守。特詔任義經伊豫守。  
 兼院廐別當宿衛京師。

逆櫓

頼山陽

海風打舷船腹穿。東兒慣馬不慣船。  
 前設順櫓却逆櫓。公直前是猪武者。  
 猪耶鹿耶君奚疑。爲鬼爲賊君未知。

○義經被猜防

初頼朝擇西征大將欲試諸弟之材陰以火烙盪器  
 而使諸弟更侍執焉執輒驚釋獨義經終盪不釋神  
 色自若頼朝是以知其堪事而心陰畏之梶原景時  
 有寵監義經軍義經不與諮事景時怒屬範頼畠山  
 重忠初隸範頼憎景時負寵凌人去屬義經景時益

井キ  
 イサゴムシ。一  
 種ノ怪蟲ニシテ  
 形ハスツボンニ  
 似テ三足ヲ有シ  
 水中ニ居リ人  
 ノ影ヲ射テ之ヲ  
 殺シ又砂ヲ吹  
 キカケテ人ヲ殺  
 ストイフ。  
 烙盪器  
 カナダラヒチア  
 アルコト  
 神色自若  
 カホイロノカハ  
 ラヌコトノ自若  
 ハ、自如ト同シ  
 ソノママノ意  
 凌人  
 ヒトナシノギア  
 ナドルコト

寢諧  
ヤウヤクザンゲ  
ンスルコト

忘克  
人ヲイミキラヒ  
又我ガ儘ナルコト

相脚  
脚ハフクムニテ  
ウラミヲムネニ  
モツコト

諍罵  
ハツカシメノ  
シルコト

百方  
種々サマザマニ

舉一男  
賴家ナリ

猜防  
テ用心スルコト

怒、寢諧之於賴朝。賴朝性忌克。平廣常源忠賴皆以驕傲見誅殺。聞義經亦負功自專也。稍惡之。景時又爭逆櫓議。相脚益甚。壇浦之役。請為先鋒。義經不聽。而自先。景時諍罵不已。義經怒。欲誅殺之。景時撫刀曰。我知有鎌倉公而已。諸將居間。事乃解。景時歸。鎌倉百方讒之。平時忠為平氏疏屬。其從西奔竊贊謀。及其就擒。有簿書一篋。為義經所收。時忠與其子謀奪還之。以除禍本。乃以女妻義經。乃還其篋。賴朝聞而惡之。賴朝方舉一男。而親信其外舅北條時政。諸骨肉皆被猜防。義經東獻俘鎌倉。至腰越驛。賴朝

恨隸  
下民ナイフ

冤魂  
無實ノ罪テ死ン  
タ亡魂義朝ナイ

宿憤  
イキドホリ

弗許入。使時政出受俘。義經乃寄書於大江廣元。自訴曰。義經代征討之勞。上夷國賊。下雪家恥。心竊期褒賞。不圖忽蒙讒言。曠日於此。莫以自明。徒涕泣爾。將永遠恩顏。骨肉誼絕。自非先人之再生。誰為分疏焉。義經幼孤。從母逃匿。流寓諸國。為氓隸。所役未嘗一日安居焉。然而幸慶忽會。至忝重任。或策馬峻坂。或凌風大海。不敢顧軀命。欲以慰冤魂。伸宿憤。豈有他哉。既辱五位尉榮顯。何加而忽遭此厄。憂深悲切。敢上誓書。要之百神。而威猶不霽也。不得不仰公之救護。伏願乘閒進說。庶幾亮其無他。卒被恩宥。得享

胎慶來裔  
イヘノサイハ  
ナ、子孫ニハ  
シアタフルコト

實朝前生  
實朝ノ前生ハ、  
老ナリトイヘリ

終身之安。不報義經快快而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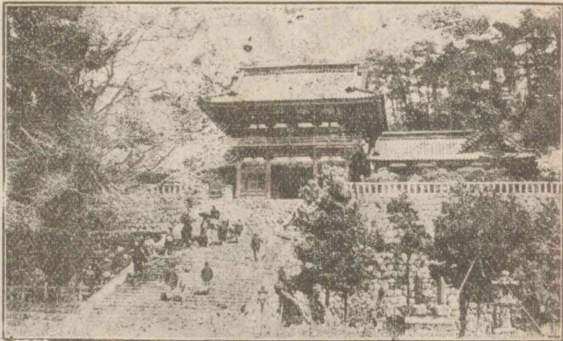
○實朝爲公曉所殺

實朝已累敍正二位、任權中納言。六年、累遷至權大納言。三月、兼右近衛大將。大江廣元從容言曰、將軍欲貽慶來裔、宜戒滿盈、蓋辭諸官、獨帶征夷將軍及高年、然後求大將。實朝曰、吾非不悅卿所言、然吾念源氏正統縮於今日、不可慮子孫。吾欲飽取官職、以舉家聲、不暇慮子孫也。廣元無言而退。先是宋佛工陳和卿來在大和、實朝召見之、和卿自稱知實朝前生。實朝遂欲如宋、命造巨船、既成、不可用。

是歲、北條氏召故賴家子公曉、至自京師、用補鶴岡別當。公曉常憤父幽死、謂實朝父仇也、竊謀報復、稱有所祈、祈鶴岡祠者

承久  
順德帝ノ年號

秉燭故事也  
夜中拜賀スル前  
例ナリトイフ  
一縷  
遺物  
ヒトスナ  
カタミノシナ



鎌倉鶴ヶ八幡宮

千日時、鎌倉傳言、幕府有怪物、被婦人衣、行步如飛。十月、實朝任內大臣。十二月、進右大臣。承久元年、正月、拜賀于鶴岡祠。卜二十七日戌時、將出廣元進謁。曰、臣平生、未嘗出淚、今無故泣然、臣危疑焉。先大將落東大寺、衷甲自備、君宜倣焉。母輕舉也。源仲章曰、大臣大將、不可衷甲。廣元又請晝日行禮。仲章曰、秉燭故事也。實朝臨出、使秦公氏梳髮、拔髮一縷、與之、晒曰、吾遺物也。公卿以下悉從。隨兵千騎。義時侍持劍焉。比入祠門、稱病作、授劍於仲章而歸。實朝乃悉屏隨兵、獨仲章從。儀畢、揖公卿。



降階。有一人自階側跳出。揮刀斬實朝及仲章。持其首逃去。時方闇黑。內外騷擾。不知何人所爲。已有大呼者。曰。吾公曉也。報父仇矣。衆始知公曉所爲。圍其所居。公曉提實朝首直赴備中某宅。以食。手不釋首。三浦義村少子爲公曉弟子。公曉因使使問計於義村。義村給曰。將以兵迎。而告義時。義時命速殺之。義村乃遣長尾定景率力士五人赴之。公曉望迎兵。久之不至。乃自踰祠後高阜。如義村家。途遇五人奮鬪。定景自傍斬其首。送之義時。公曉年十九。實朝年二十八。明日葬實朝。不得首。以所遺一髮代之。源氏正統於此而絕。

北條氏

○北條氏

結 (アザムク)

高阜 阜ハ岡ナリ

源氏

維將後三世始與源氏婚。維將ノ孫直方ノ女ハ、源賴義ノ妻

略盡 オホカタ、ツキ

亡ビタルコト

監護 日ナツケテマモルコト

抗禮 同等ノ附合ナイ

北條氏出於平貞盛。貞盛七世之裔。時政其父。曰。時家。時家父時方。養於祖父直方。直方父維時。維時父即貞盛次子常陸介維將也。維將後三世始與源氏婚。子孫世居伊豆北條。因氏焉。北條氏以豪族。世屬源氏。源義朝與平清盛戰京師。敗績。宗黨死亡略盡。義朝子賴朝被執。宥死。流于伊豆。時政以清盛命。與州人伊東祐親並監護之。賴朝四世祖義家。樹恩威於東國。即直方女所生。以故。時政頗屬意於賴朝。賴朝隸倉府。政子助之於內。而時政義時輔之於外。諸將士目以北時公。莫敢抗禮。明年七月。政子生男。是爲賴家。立爲世子。北條氏以外祖。益貴重。陰收人心。以自固。

○承久之變

龜菊  
白拍子ノ名、鳥  
羽帝ノ時、千歲  
若トイフ美女、  
鳥朝水干、木刀  
ナ佩ヒ、拍期詠  
歌ヒ、拍子ヲ打  
ツテ、舞子ノハ  
白拍子ノハ、ジ  
コ打

鎌倉之權勢日盛也。後鳥羽上皇居常憤憤謀滅源氏。初讓位於太子。是爲土御門帝。尋又使禪之少子。是爲順德帝。而政常在。上皇自後白河時置北面武士。上皇益開西面。廣徵材勇。親鑄刀劍。欲驕實朝。以斃之。連進其官爵。實朝不覺。承久元年正月。實朝拜賀於鶴岡祠。卒爲故賴家子公曉所狙擊。薨。上皇謂源氏衰滅。王政可復。而關東權勢自如。會關東家人仁科盛遠者。挈二子詣熊野。遇上皇。幸焉。錄其子爲西面。盛遠大喜。留不東歸。義時怒。收其邑。上皇令復之。不奉詔。上皇嬖妓龜菊。食長江倉橋二莊。其地頭侮慢之。上皇怒。令禪其職。義時對曰。先右大將以王命誅平氏。乃請置地頭。以賞有功。義時不敢無故禪之。上皇積怒。遂決意討義時。

メナリ、後鳥羽  
帝今様ナ龜菊ニ  
敬ヘテ、寵愛シ  
タマフ

長江倉橋

攝津ニ在リ

本邦稱曰葦原

大日本國ナ、イ  
ニシヘ、トヨア  
クニト稱セリ

九條廢帝  
明治三年七月仲  
恭天皇ト追諡ス

馬  
託城南寺流鏑  
於イテ流鏑馬ヲ  
執行スルタメト  
號シテ、人々ヲ  
高陽院ニ集ム。ナ  
流鏑馬トハ、騎射  
ノ式ニテ、板ノ

義時素善。右大將藤原公經。上皇欲殺公經。右大臣藤原公繼止之。且諫曰。臣聞本邦稱曰葦原。原之大處。是爲關東。漸西漸小。以小敵大。以弱抗強。不待時而行。行以無謀。臣未知其可也。義仲之難。可以鑒焉。權中納言藤原光親亦切諫。上皇皆弗聽。使西面藤原秀康誘三浦胤義。胤義妻初爲賴家婢。生一男。義時殺之。妻悲痛。胤義成京師。不復欲東。秀康於酒間微說之。胤義奮躍應命。曰。臣兄義村力能擒義時。上皇大悅。五月。使順德帝讓位於太子。以便計議。太子立。是爲九條廢帝。上皇乃託城南寺流鏑馬。徵畿兵千七百人。囚公經。召親廣。光季。親廣脅從。光季不至。令胤義秀康討之。光季及子光綱奮鬪而死。卽日上皇詔五畿七道討義時。召將士問曰。東人黨義時。



時二男朝時以下十餘萬人使之爲戰陛下觀焉猶不厭於心則猶有二十萬人在臣將自將以繼之狎松走歸白之内失色上皇曰可也東人必有乘虛誅義時者

泰時等入京師後義時廢帝立高倉帝孫守貞親王之子是爲後堀河帝遂逼上皇削髮徙之隱岐徙順德上皇于佐渡兩親王于但馬備前土御門上皇不與謀且諫之以故不問乃敕義時曰朕安忍獨留十月徙之士佐後徙于阿波是月獲秀康父子于南都諸所籍沒三千餘邑義時悉分與戰功將士一無所取焉而北條氏勢威滋熾泰時既破官軍與時房留鎮京畿四年分居六波羅南北號兩六波羅

○北條泰時

諫疏 上皇ナイサメシ 上書 兩親王 雅仁親王、賴仁親王

籍沒 目錄ヲツクリ、官ニ沒收シタル財産

梅尾 山城ノ國葛野郡ニ在リ 僧高辨 伊有田郡ノ人、紀伊有田郡ノ人、華嚴ノ名僧ナリ 寬喜四年正月十五日寂ス

不究其因 其ノ原因ヲキハメカンガヘヌコト 式目 法分ノ條目

資聽斷 サバキカタノヨリドコロニスル 羅織 ナキツミナイロイロトコシラヘツケルコト

糜 財物ヲ徒ラニ費スコト 蠹 物ヲ害スル虫ヲイフ人民ノアブラナシホル

敢不(多)語 不敬(テ)ハ

泰時在京師聞梅尾僧高辨名往訪之高辨語泰時曰治國猶治病也不究其因而藥焉徒益病耳治亂之因在人之欲公苟絕欲以率之治可幾矣泰時大悅 貞永元年北條泰時與三善康連議立式目五十條以資聽斷與評定衆十二人誓曰吾曹爲天下司直所挾偏私者國神殛之又令諸吏斷獄輕罪止其身毋有羅織盜竊者倍而贖之 泰時不以權勢自異常與諸將更直幕府逮老不懈當直之夕不敢曠也每詣賴朝墳拜于堂下或曰盍上曰將軍在時吾不得登豈死將軍乎其進四位也謂人曰無功進爵恐不保終吾將祈之神也有僧說之曰建一佛寺可以治安曰糜財蠹民何治安之有遂逐其僧

泰時銳意求治其參政府先衆而入躬執勤儉以率將士將士貸於富家者自爲償息尤貧者并償子本遇有饑歲發倉賑之或設場救濟流民及其卒天下惜之嘉禎二年泰時進從四位下仁治三年六月卒年六十。

泰時爲人敦親族常推叔父時房而下之嘗在評定所聞弟朝時第有寇輒起赴援平盛綱曰是小事耳公任重職何自輕也泰時曰兄弟有難何曰小事以吾視之與建保承久二役奚擇苟喪吾親重職何爲朝時書藏於家曰世世子孫毋背武州裔也。

○北條時賴

北條時賴循守泰時式目內外稱治而其自奉多人所不堪木

宣時  
時賴ノ族父、時政四代ノ孫

庿  
食物ヲ載セオク

磔  
カハラケ、皿

殘醬  
ノコリノ味噌

三島祠  
伊豆三島町ニアリ、今貨幣大社

束載之牛  
供物ヲ載セタル牛

洩  
小便ナスルコト

薦事  
佛事ナリ、供養

引付衆  
評定衆ノ下ニアリテ時々ノ日記

諸事ノ例證ナド事ヲ引合セ沙汰スル役



北條時賴像

佛宣時時房孫也嘗詣時賴時已深夜時賴手一壺酒曰欲與子共之顧安所得着照紙燭索于庿觀磔有殘醬取而佐酒其儉薄如此

時賴用人不拘門地嘗擢青砥藤綱微者也少好學師僧行印遭年旱時賴聚僧施之又親祈于三嶋祠其束載之牛洩于水藤綱在傍叱曰汝亦傲北條公薦事耶衆問其說曰方旱牛而有知盍洩于田今之施僧不甄其貪廉廉者寧餓不來徒飽貪者耳是何異牛之洩于水也時賴聞之召見共語大說之竟擢爲引付衆

官公文者與北條氏封人爭畔而訟衆皆畏時賴曲公文獨藤

舛ルナリ

水中ニ入りテ物ヲ取ルナリ

捕 乾シタル魚、和名ホヅシ

袴褶 馬乘リバカマ 神 鶴岡八幡

階前千里門外 萬里 千見トホシノ前ハ門ノ外ハ萬里

○以自作偽言收結。簡約有神。

時宗 相模太郎ト稱ス 時頼ノ第二子 弘長 龜山天皇ノ年號 弘長三年 將軍 宗尊親王 小笠原懸ケテ馬ノ上ヨリ射ル弓術ノ法

文永五年 龜山天皇ノ年號 正高麗ノ使者 築前ニ來リ其國 古ノ書及ビ其國 忽必烈 祖元ノ世祖帝、太祖 祖元ノ世祖帝、太祖

綱直之公文德之欲有所報。夜苞錢投其後圃而去。藤綱大怒曰相模公。司天卜之直。直公文乃直相模公。公宜見報。是何舛也。郵還其錢。

藤綱嘗夜行遺十錢於水中。乃買炬照水撈之。炬直五拾錢。或曰得不償失。藤綱曰五拾錢吾失人得拾錢誰得之者。我取六拾錢以益於世。不亦大得乎。藤綱自儉而喜施。日食一脯布衣袴褶。刀室不漆。時頼欲加之祿曰神見夢於我。曰汝願治者增藤綱祿。藤綱固辭。時頼曰何辭。曰神曰增藤綱祿。增之則神曰斬藤綱首。斬之乎。時頼又從容問其所欲。藤綱乃陳鎌倉及諸州吏奸狀。曰管子稱階前千里門外萬里是也。乃罰其尤奸者。世以此稱時頼得人云。

弘長三年時頼卒。臨卒作偈曰業鏡高懸二十七年。一槌破碎。大道坦然。蓋享年三十七也。

○時宗殲元寇



北條時宗像

北條時宗爲人強毅不撓。幼善射。弘長中大射於極樂寺。第將軍欲觀。小笠原懸顧命諸士無敢應者。時頼曰太郎能之。太郎時宗幼字也。召而上場。時十一跨馬出一發而中。萬衆齊呼。時頼曰此兒必任負荷。當是時宋氏爲胡元所滅。諸鄰國皆服於元。獨我邦不通使聘。文永五年元主忽必烈

○省筆妙

建治元年  
後字多天皇ノ年  
號(一九三五)  
斬龍口  
九月七日、杜世  
忠以下八名ヲ鎌  
倉ノ龍口ニ斬リ  
其首ヲ鼻ス

令韓人致書於我曰不服則尋兵朝廷欲答之下鎌倉議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執爲不可元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令太宰府逐之凡元使至前後六反皆拒不納  
十一年十月元兵可一萬來攻對馬地頭宗助國死之轉至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事報六波羅令鎮西諸將赴拒少貳景資力戰射殪虜將劉復元虜兵亂奔而元主必欲遂初志  
建治元年元使者杜世忠何文著等九輩至長門留不去欲必得我報時宗致之鎌倉斬于龍口以總

探題  
北條氏ノ時、遠  
國要害ノ地方ヲ  
統轄シ、且外寇  
ニ備ヘタル職

弘安二年  
(一九三九)此年  
六月廿六日對馬  
ニ至ル復之ヲ筑  
前博多ニ斬レリ  
漢胡韓兵  
支那本土、蒙古、  
高麗ノ兵、  
四字既寫盡十餘  
萬人之勢

穀  
弓ヲ張ルコト

介北條實政爲鎮西探題遣東兵衛京師西兵衛者悉從實政益築太宰府水城省冗費充兵備  
弘安二年元使周福等復至宰府復斬之元主聞我再誅使者則憤恚大發舟師合漢胡韓兵凡十餘萬人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四年七月抵水城舳艫相銜實政將草野七郎潛以兵艦二艘邀擊于志賀嶋斬虜首二十餘級虜列大艦鐵鎖聯之穀弩其上我兵不得近河野通有奮前矢中其左肘通有益前仆檣架虜艦登之擒虜將玉冠者安達次郎大友藏人踵進虜終不能上岸收據鷹嶋時宗遣宇津宮貞綱將

閏月  
七月三十日夜ヨ  
リ閏七月一日ニ  
至ルヲ云フ此  
時元兵十萬餘人  
高麗七千餘人皆  
死ス。范文虎、  
張禧ト共ニ平戸  
ヨリ逃ケ歸レリ

文保  
花園帝ノ年號

頑率  
カタクナニテ、  
人ノ意見ヲ用ヒ  
ズ、輕率ナルコ  
ト

黜陟  
官吏ヲシリゾク  
ルコトト、ノホ  
スルコトト

元亨  
後醍醐帝ノ年號

兵援實政未到閏月大風雷虜艦敗壞少貳景資等  
因奮擊虜兵屍蔽海海可步而行虜兵十萬脫歸  
者纔三人元不復窺我邊時宗之力也

○北條高時

文保元年高時爲相模守高時性頑率委政於時顯  
圓喜二人協心修泰時舊規既而圓喜老子高資代  
之高資性多欲黜陟予奪一以賄成元亨二年陸奥  
人安藤堯勢與族季長爭邑而訟皆賂高資高資兩  
納之不決二人怒據邑反承久以來士之叛北條氏  
者始於此北條氏遣兵討之不克高時不以爲意日

藝  
犬

有誅

哮嗽

田樂

倡

天王

新田

源義家

居國

入間川

武藏國ニ在リ

腰鼓、銅鉦子、  
編木ニテ、高足  
弄玉ナドイフ技  
ヲ奏ス、後猿樂  
行ハレテコノ技  
スタレタリ

夕飲宴一日見狗鬪于庭喜之遂令吏民貢藝藝數  
千分附諸將養視輿載往來遇藝不下者有誅藝群  
鬪哮嗽如爭尸者狀高時又喜田樂樂師亦數千纏  
頭費每以萬數一夕高時獨醉舞有十餘倡來歌以  
助之姬人鬪之倡皆天狗歌曰不見天王寺妖靈星  
乎歌終而去獸跡滿坐高時醒無所見已而有疾  
高時聞高氏叛則恐發上野下野等六國兵附弟泰  
家西上因徵糧於諸邑次至新田義貞邑義貞斬其  
吏高時大怒乃專北向其鋒遣金澤貞將櫻田貞國  
分道攻義貞貞國與義貞戰于入間川殺傷相當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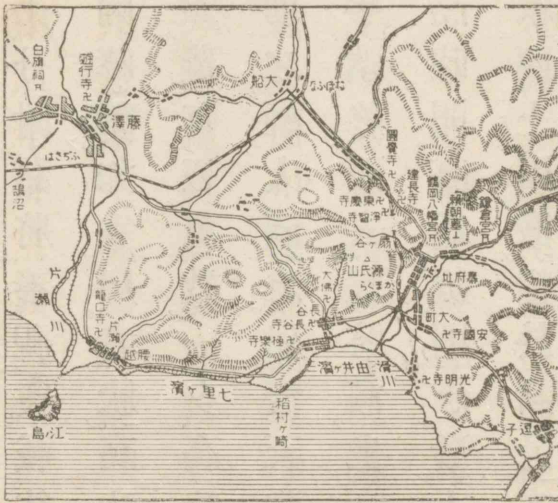
久米河  
武藏ニ在リ  
分陪  
武藏ニ在リ

横構某  
八郎  
安保某  
道忍八道

子囊坂  
相模ニ在リ  
極樂寺阪  
相模

假粧阪  
相模ニ在リ

次久米河。明日又戰不利。退次分陪。高時遣泰家援之。黎明令兵三千人齊射。而全軍從之。大破義貞軍。



鎌倉附近之圖

外失色。間一日義貞三道來攻。高時乃遣基時貞直。

既勝。驕不設備。會三浦義勝、叛屬義貞。合兵來襲泰家。駭走。橫構某、安保某還鬪死之。而小山千葉二族皆叛。貞將與戰。敗走。諸軍敗歸鎌倉。則六波羅敗聞至矣。內

守時。守時長時孫。而足利高氏妻兄也。拒子囊坂。大敗。曰。吾被猜疑。不若速死。乃自殺。貞直拒極樂寺。坂敗退。家臣本間某獲罪。家居。是日出戰。斬敵將大館宗氏。獻首。貞直而自殺。貞直感激。冒敵陣死。基時與義貞相持于假粧阪。而義貞選兵自稻村崎入。縱火府中。高時以千餘人逃于東勝寺。先塋。貞將戰死。基時。國時。鹽飽。聖遠。父子皆自殺。三道軍皆潰。安東聖秀。自極樂寺軍還。則府第已灰矣。憤激曰。百年之跡。何無一死節。屍乎。下馬將死。其從女為義貞妻。贈書招降之。聖秀作色。謂使者曰。吾姪。士家女。何為此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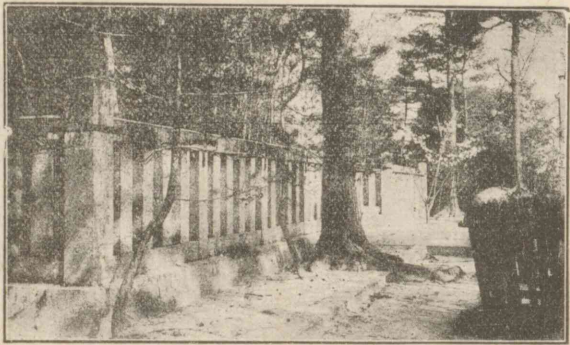
○雖亡而氣甚壯、從外者、如此之衆、可見得人心之効。  
 訣飲 死ニ臨ミテ、ワカレノ酒ヲノムコト  
 醜 酒ヲノミツクスコト  
 好下物 甘キサケノサカナ  
 滿酌 杯ニパイツグコト

恥之言、而義貞亦不呵止之也。以書握刀、割腹而死。義貞軍進入府中、無復抗者。獨長崎高資子高重力戰敵四面、萃之高重左右衝突。所向皆披、還見高時曰：「事已至此，公自爲圖。」雖然，臣猶欲一快戰。公且待之。乃乘其愛馬，與百餘騎、撤幟、裏又雜入新田氏軍。狙擊義貞，垂及而覺。敵兵圍之高重，乃大呼奮擊。馬上掀敵一將，投數步外。敵軍辟易，高重走至東勝寺。則高時以下方訣飲，屬高重。高重三醜，傳之攝津。道準而自屠，抉腸出之。道準笑曰：「好下物也。」因滿酌，盡半以傳。諏訪直性而死。直性與長崎圓喜皆死。高

敏達天皇 第三十代 二二四  
 曾孫、敏達天皇 五  
 難波親王 大  
 侯王 美好王 諸兄。

後醍醐天皇 (第九十六代) 九九八

延攬 攬、持也。承久故事、義時順德天皇ヲ廢シタルヲイフ  
 笠置山、在二大和



笠置山 後醍醐天皇 居蹟

時乃自殺。從死者凡六千八百餘人。

楠氏

○楠木夢

楠氏、本姓橘氏。出於敏達天皇。天皇曾孫曰諸兄。爲左大臣。賜姓橘。橘氏後裔或降在民間。其居河內者、以楠爲氏。楠氏始著於後醍醐天皇之時云。

當天皇之時、北條高時失政。將士離心。多背叛者。天皇陰謀乘是時討滅之。稍延攬豪傑。高時覺之。欲廢帝如承久故事。帝逃在笠置山。

仲時、越後守仲實。時益、左近衛將監時益。

山僧、成就房律師。

金剛山、河內南河內郡。正成、楠木多聞兵衛正成。正成父、從五位上楠木正遠。藤房、萬里小路中納言藤房、宣房子。後爲僧、號祝山子。○正受、任於收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北條仲時。時益聞之、遣兵來攻。未至、帝下詔四方赴難。莫敢應命者。帝憂迫、適夢紫宸殿南有大樹、樹下設虛位。童子來垂泣、白曰：「天下無地容陛下、獨有此座而已。」既覺、自念、文木從南楠、當有姓楠人出扶朕、以定禍難。因召山僧訪之曰：「地方豪傑豈有姓楠者乎？」對曰：「金剛山之西有楠正成者焉。正成之父嘗憂無子、與其妻祈於志貴山而生焉。少字多聞、長以材武名。嘗平土寇、以功爲兵衛尉。帝曰：『是也。』使中納言藤原藤房往召正成。正成卽決意赴之、從藤房詣行在。帝使藤房言曰：『討賊之事朕一以託汝。』因命座問計。正成感激、對曰：『天誅乘時、何賊不斃。東夷有勇無智、如較於勇、舉六十州兵、不足以當武藏相模。較於智乎、則有策焉。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少挫折變其志。陛下

元弘元年八月廿七日

赤阪 河內南河內郡

重範 足助次郎重範

茲俊 櫻山四郎入道茲俊

貞直 大佛陸奥守貞直

高氏 宗泰子

五州 足利治郎大輔高氏、貞氏子

武藏 相模、伊豆

駿河 上野

記 十餘萬騎、太平

六百餘騎

俊政 錦織判官代俊政

正季 楠木七郎

正遠 和田五郎正遠

苟聞正成未死也、則毋復勞宸慮、乃拜辭還。實元弘元年八月也。

○正成守赤阪

正成城于赤阪。將以奉乘輿焉。而賊兵已圍行在。參河人足助重範善拒。備後人櫻山茲俊起兵應之。高時乃遣北條貞直、足利高氏等六十三將、以武藏相模等五州兵十餘萬騎西上。未至而笠置陷、重範被擒。錦織俊政、石川義純死之。帝與藤房奉神器逃於。是貞直等諸軍徑赴赤阪城。城纔成、取農粟以充糧焉。兵僅五百人。正成分其三百以弟正季、族和田正

葦音、隱也

隻手音、石  
掀音、軒、舉也

復垣復、垣也

長柄杓柄長一丈者  
沃灌也  
持久計計久シキニタヘル

○一語吸盡西江  
水。悲壯無匹。

鑿坑填戶太平記一、大イナ  
ル坑ヲ二丈許掘  
ツテ、打タル人ヲ  
伏シタル死人ヲ  
二三ノ人穴ノ中  
ニ取入レテ

遠四五町  
定佛湯淺孫六入道定  
佛

西遷元弘二年春、隱  
岐ニウツリタマ  
フ  
志士云云論語衛靈公篇語

遠將之葦山而俟東軍。東軍至望見其城可方百餘步。乃憫笑曰。此可隻手掀耳。爭下馬肉薄攻之。正成令士卒齊射立斃千餘人。東兵沮卻卸甲且息而伏。兵自左右起。正成以二百騎闢門突出。三面合擊。東軍大驚擾亂棄器械而走。且日東軍分爲二。一備伏。一圍城。正成豫築復垣。繩懸其外垣。敵蟻附焉。乃斷繩。敵與垣俱墜。乃投大石巨材。殺七百餘人。居四五日。東軍修攻具。蒙楯而進。鐵鉤鉤垣。垣殆崩。正成令城兵人執長柄杓沃沸湯。敵焦爛而退。東兵於是築營環城爲持久計。而城內餘五日食。

正成謂衆曰。吾先天下舉大事。固不圖生。雖然。天子在焉。吾未可以死也。吾今佯死。敵則去。去則復起。使彼疲奔命。是全軀以亡敵之術也。衆曰。善。乃鑿坑填戶。以薪蔽之。乘風雨。夜稍稍逃出入。金剛山留一人。誠曰。度我遠而舉火。火起。敵爭上城。見坑中積尸。謂正成既死也。引兵東去。使湯淺定佛代守其城。櫻山氏兵聞之潰散。茲俊自殺。

○兒島高德

兒島氏世居備前。兒島兒島範長者爲備後守。高德稱備後三郎。帝之在笠置也。範長高德欲赴援。聞笠置陷。楠氏敗。乃止。已

見義云云  
論語爲政篇語  
舟阪山  
在備前・播磨

而聞帝西遷。高德謂其衆曰：吾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爲仁，見義不爲無勇也。蓋要奪駕以舉義，衆奮從之。伏舟阪山而待。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駕向山陰道。乃閒道至杉阪，則已避矣。衆乃散去。高德悵悵不能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帝，有所言而不得閒。於是夜入帝館，白櫻樹而書之曰：天莫空句踐，時非無范蠡。旦日護兵聚視，不能讀也。乃奏之。帝熟視之，欣然心知有勤王者也。

題兒島高德書櫻樹圖

菊池三溪

警柝無聲燎影殘。

櫻花樹底夜初闌。

虎狼不解何詞意。

獨有君王帶笑看。

高德題櫻圖

齋藤監物

踏破千山萬嶽煙。

鸞輿今日到何邊。

單蓑直入虎狼窟。

一七深探鮫鱔淵。

報國丹心嗟獨力。

回天事業奈空拳。

數行紅淚兩行字。

付與櫻花奏九天。

○正成守金剛山

元弘二年四月，正成出金剛山，攻赤阪城。湯淺定佛不知所爲，乃降。正成併其兵，徇河內和泉，悉下之。當是時，皇子護良起兵據吉野。又諭赤松則村勤王八月，則村起兵播磨。高時乃檄東北三道，大發兵，以子時治族高直大臣

四月三日  
徇 略取也  
護良親王 後醍醐天皇第三子，大塔二居リト稱ス  
則村 赤松次郎則村，號二入道圓心  
時治 阿曾彈正少弼時治，高時義子  
高直 遠江高直  
貞藤 出羽守貞藤，入道道羅  
宰 執事也

高資  
四郎左衛門尉高  
資入道圓喜子

二月  
二日  
三道  
真藤、吉野。  
治、赤阪。(八萬)時  
維時之子、陸奥右  
馬助、金剛山。  
赤阪、二月十三  
日陷。吉野、正  
月廿四日陷。千  
窟城、高二町  
許、周圍一里弱。

貞藤將之而宰高資監焉西擊正成等正成相金剛



千窟城址圖

賊絕其水道城遂陷吉野受圍七日乃陷吉野赤阪

山之千窟城之城挾山帶壑  
周回一里高數百仞中有五  
泉雖旱不涸造槽蓄之養以  
黃土雨則引屋溜於槽乃使  
別將守赤阪而自徙金剛山  
三年二月東兵自三道上分  
爲三軍攻金剛山及吉野赤  
阪赤阪城兵力拒殺傷過當

軍監  
軍奉行  
十二史  
執筆十二人  
閣  
置也

叢爾  
小貌

既陷關東三軍皆萃于金剛山而西南諸道兵應高  
時徵者亦會焉稱八十萬合勢攻正成正成以千餘  
人拒之賊兵四方仰攻呼聲動天地正成令士卒投  
大石隨亂射之無復虛箭軍監高資令十二史記死  
傷三晝夜不閣筆乃令諸軍勿復薄城

時大旱賊火箭射城正成以機注水使不能焚賊將  
高直議曰叢爾山巔不容有水得非乘夜出汲乎前  
攻赤阪絕水而克此計可襲也遣名越某將三千人  
柵守東溪久之毋出汲者正成瞰其倦怠夜出兵擊  
走之奪其幟而還旦日樹之壁上呼曰此名越公所

贈有公徽號焉。我無所用。願奉還之。名越慚志。舉族薄城。城上豫橫懸大木。及敵薄而發之。因射斃四千餘人。賊益畏憚。休戰。築長圍環守。城兵困之。正成乃作藁人數十。被以甲冑。夜列城下。兵伏其後。乘曉霧大鬪。賊相告曰。城兵窮蹙。出戰也。舉兵競進。我兵頗發矢。輒退入城。而敵集於藁人。則巨石已碎其頭。立死五百餘人。賊不敢復薄城也。

三月。高時遣使者督促諸將進攻。諸將合議。命工造雲梯。長二十丈。跨壑架壁。銳兵六千。欲緣乘城。正成令投大炬。唧筒注油。以燒雲梯。烟焰噴起。賊兵前後

雲梯  
高梯也  
緣攀也  
唧筒  
和名ミツハサキ  
ボンプ

土寇  
吉野・十津川・宇  
多・内郡土寇  
令  
令旨也

二帥  
仲時・時益  
公綱  
治部大輔字都宮  
公綱・貞綱子  
元弘三年五月二  
十二日高時族  
悉亡

五月  
五月十三日  
顯家  
准后親房長子

九國  
筑紫九國

喧騰梯遂中斷。陷壑焚死者數千人。諸道豪傑望正成之風。多應官軍者。護良又令大和土寇絕敵糧道。敵兵多逃亡。敵中有新田義貞。請護良令稱病東歸。謀攻鎌倉。於是六波羅二帥又遣公綱以千餘人來援。急攻拔柵。擊城趾。正成應機拒之。敵竟不能拔。

○湊川之戰

延元元年五月。賊軍乘勝而進。義貞軍兵庫。飛書告急。朝廷震動。時北畠顯家已歸鎮。京師兵寡。帝命正成行援。義貞正成對曰。尊氏新舉九國而來。其鋒甚銳。我以疲兵格鬪。無他奇道。其敗必矣。爲今計者。陛

下復幸叡山召還義貞縱賊入京師而臣歸河內絕其糧道則賊兵日散我兵日聚於是夾而攻之可一戰而破也義貞之計蓋亦出此顧慮人言耳戰道非一要歸於勝願朝廷再計之諸公卿皆然之獨參議藤原清忠不可曰賊雖衆盛不過如前役王師有天命宜防之外也帝從之正成退謂其子弟曰事已至此何必抗議

五月十六日與弟正季子正行等辭闕而西至櫻井驛正行時年十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內誠之曰汝雖幼已過十歲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

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慎勿計較禍福嚮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苟使我之族隸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舊址以身殉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因以帝所嘗賜寶刀授之訣別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之起正行揮淚而去正成乃至兵庫慰勉義貞訣飲終夜

當是時尊氏將水軍直義將陸軍陸軍稱五十萬正成率手兵七百陣于湊川以當之義貞以三萬騎陣于和田崎以扞水軍水軍先鋒過而東義貞拔軍循



一敵將  
藥師寺十郎次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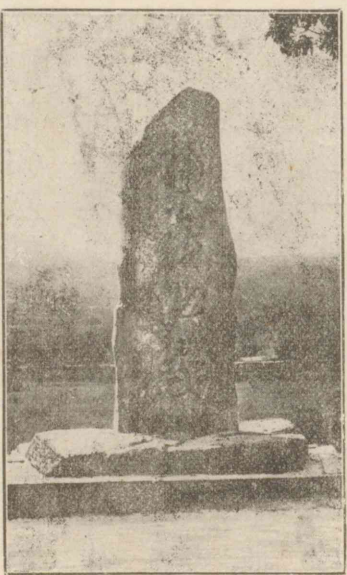
之而尊氏全軍已上和田崎矣。正成顧謂正季曰。我腹背受敵不可遁也。先破前者而後接背者。如何。正季曰。於是兄弟竝突入陸軍。七離七遭。欲獲直義。直義馬傷而墜。我兵垂及。有一敵將遮鬪而逸之。尊氏亦分兵來援。包我軍後。正成兄弟回馬當之。血戰十六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

而正成心不欲生。乃走入湊川北民舍。坐釋鎧。身被十一創。顧謂正季曰。死而何爲。曰。願七生人。閒以殺國賊。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耦刺而死。正成年四十三。宗族十六人。從士五十餘人。悉死之。菊池武重在

入室  
入持佛堂也

義貞軍使弟武朝來視湊川戰狀。會正成且死。不忍去。亦死之。

義貞敗退。尊氏入京師。送正成首於河內。一家聚哭。



楠公訣兒之處之碑

正行起入室。其母尾而闕之。則執父所授刀。將自殺。母徑入奪刀。泣曰。汝何惑焉。乃

父遣歸汝。豈教汝自殺也。汝啣遺命歸來。告我。而汝先忘之。惡能任王事。正行大悟。自是以討國賊復父讎爲志。常與兒童嬉戲。爲馳逐狀。曰。追足利也。爲斬

惡能任王事  
太平記一カクテ  
ハ父ノ名ヲ失ヒ  
ハテ、君ノ御用  
ニ合セ進ラセシ  
トアルベシトモ  
覺エズト

元首也

首狀曰。獲尊氏元也。楠氏族黨多死。湊川而河內。紀伊之閒。猶有義故存者。皆思戴正行。

題楠公訣子圖

賴山陽

海甸  
海邊ノ町ハツレ

海甸陰風草木腥

史編特筆姓名馨

一腔熱血存餘瀝

分與兒曹灑賊庭

楠公湊川戰死圖

大槻磐溪

王事寧以成敗論

唯知順逆是忠臣

斯公一死兒孫在

護得南朝五十春

○後醍醐天皇崩御

大漸  
大病チイフ。死  
ニ願スルコト  
魂魄  
タマシヒ

四年八月。帝獲疾。大漸。乃遣詔曰。朕憾不滅國賊。平天下。雖埋骨於此。魂魄常望北闕。後人其體朕志。竭力討賊。不者非吾子。

孫。非吾臣屬。按劍而崩。帝已崩。群臣氣沮。欲逃散。僧宗信力言止之。已而正行與正朝率兵二千來衛。衆情大安。於是相與俱奉太子。拜神器。即位。是爲後村上。天皇。頒先帝遺詔於四方。

○四條畷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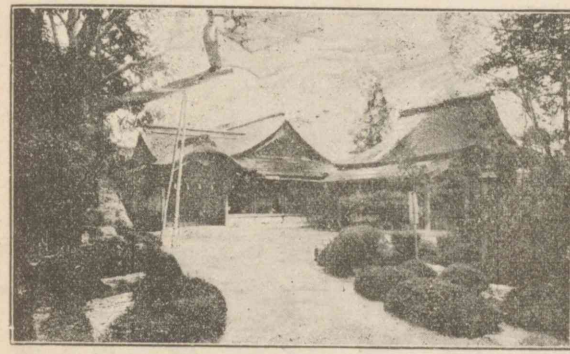
正行在金剛山。漸保聚。義故時出兵攝津。縱火挑賊。正行遂進逼京師。尊氏大懼。乃發二十餘州兵。以高師直統諸將帥。以擊正行。正行與弟正時率諸宗族詣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上言曰。先臣正成嘗以微力挫強賊。以安先帝宸憂。及天下再亂。逆賊四襲。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命歸河內。囑以收合餘

挫強賊  
北條氏ヲクジキ  
ホロホシタルコト  
宸憂  
天皇ノ御心配  
○求忠臣於孝子  
之門。移孝作忠。正行有焉。

國讐  
足利氏ヲサシテ  
稟性  
ウマレンキ

賊渠帥  
賊軍ノ大將、渠  
ハ大、帥ハ將

曩日兩捷  
先日再度ノ賊ニ  
カチタルコト、  
譽田林大王寺ノ  
二役



居皇朝南社神水吉山野吉和大

燼報復國讐。臣年已壯矣。而稟性羸弱。常念不及。今力戰以有待之身。罹無虞之疾。上為不忠之臣。下為不孝之子。而今賊渠帥大舉來犯。是真臣致命之秋也。非臣獲彼首。則授臣首於彼。臣生死決於今日。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隆資入奏。帝揭簾臨視將士。前正行勞之曰。曩日兩捷。大殺賊勢。甚慰朕心。朕深嘉汝世忠。今賊悉銳而來。真安危之決矣。雖然。兵之進退。貴於從

股肱  
佐ノ臣、天子ヲ輔  
カクタトヘテイ  
元首トイフ故  
題廟壁  
後醍醐帝ノ廟ナ  
拜シ、如意輪堂  
ノ壁ニ、梓弓、  
引キカヘサジト  
思フナリ、無キ  
數ニ入ル、名キ  
辭トドムル、一  
ノ世ヲ認メ、去  
ノ族ヲ去ル、名  
記シタリト  
四條畷  
河内ニ在リ  
綴賊前軍  
綴ハアシラフコ  
ト、牽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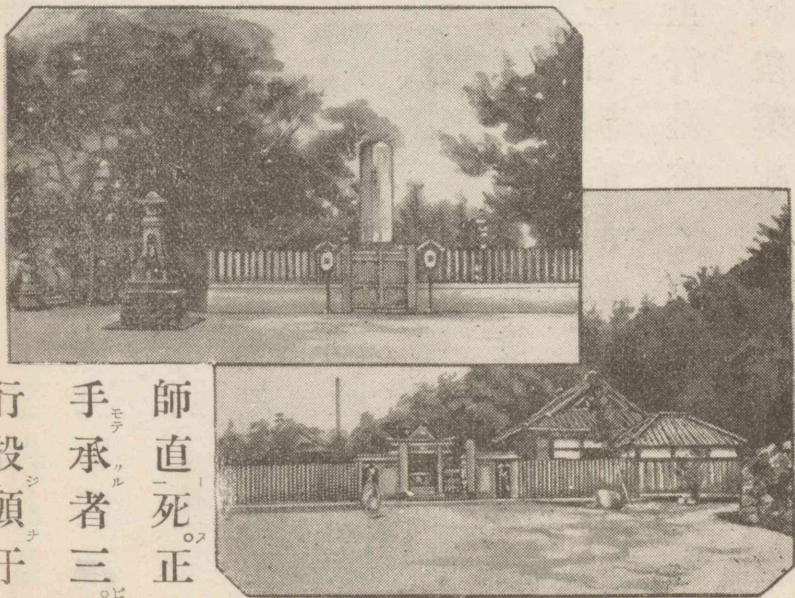
宜朕以汝為股肱。汝其自愛。正行俯伏垂泣而出。辭訣後醍醐帝。廟題族黨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廟壁。然後上途。帝使隆資援之。明年正月。北軍至四條畷。分為五隊。四隊在前。左右相向。而師直中軍。遙居其後。兵凡八萬騎。正行使隆資綴賊前軍。而自將三千騎。直指其中軍。賊前隊馳而遮之。正行以先鋒擊破。而過賊隊。又至。與我後軍戰。我後軍終敗走。正行不顧。以三百騎直前。賊將細川清氏、仁木賴章等。更進遮鬪。正行盡破之。乃聚其騎馬。皆重傷。乃舍馬踞隴。而餉賊衆環視。不敢迫。開其走路。皆合於中軍。正行餉

中堅  
大將ノ居ルトコ  
ロノ軍

師直臣  
上山六郎左衛門

三  
數次也

墓行正木楠  
リアニ町九西ノ社神暇條四



社神暇條四  
リアニ麓西ノ山盛飯内河

畢起謂衆曰。必  
與師直決死。進  
衝其中堅。我兵  
殊死戰。無不一  
以當百賊軍。披  
靡。正行進逼。師  
直。師直臣僞稱  
師直死。正行大喜。拋首于空。而  
手承者三。軍士有告其實者。正  
行投頭于地。蹴且罵曰。唉。汝亦

無雙國賊  
太平記「汝ハ日  
本一ノ剛者カナ  
我が君ノ御爲メ  
ナリ」  
無雙ノ朝敵  
隴上

太平記「岸ノ上  
ニツ差置キタ  
ル」  
職  
輪遣旗  
裨將  
高橋磨守

申  
午後四時之交

敵  
須須木四郎

賢秀  
和田新發意賢秀  
正朝  
和田新兵衛正朝

無雙國賊矣。已而曰。其勇可嘉也。自斷袖。裹首置隴  
上。復進索師直。望見其職。欲追之。正朝曰。彼騎我步  
不可及也。不若佯走誘之。乃與殘兵五十餘人。負楯  
以北。師直不肯追。令其裨將以數百騎尾擊之。正行  
大呼返戰。追走復逼。師直相去數步。而我兵自晨至  
晡三十餘合。力索莫能起。正行注目於師直。勉衆前  
進。敵連射之。正行身被箭如蝟。乃呼曰。已矣。勿爲賊  
所獲。與正時相刺。北向而斃。年二十二。餘兵皆自刃  
駢斃。

和田賢秀正朝弟也。獨混敵卒。伺擊師直。楠氏卒湯淺者降。在

湯淺 湯淺本宮太耶左衛門  
後 七日後也  
一賊 安保肥前守忠實  
百四十三人 應結願願壁  
太平記 和田補  
兄弟四人、一捕  
百四十三人、從者

賊軍識見賢秀從後斬之賢秀瞋眼視湯淺湯淺懼後獲疾死  
正朝欲還奏狀有一賊呼曰忍獨亡乎正朝笑而返之賊乃走  
如此者數賊數騎至正朝遂死於是百四十三人悉死之

○楠子之墓

正成宗族與後醍醐皇統相為終始楠氏亡而後二百餘年權  
中納言源光圀立石于湊川題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

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地無日月則晦蒙否靈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  
率乾坤反覆余聞楠公諱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其行事不可概見大  
抵公之用兵善強弱之勢於後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  
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誓天地金石不渝不為利害不為富貴故能與後  
王室遠於舊都諺云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諺不欺元尤按蹟懷我國儲備移  
籍處功並成而嚴生家難奪而弗屈自古未有元帥伊前而臣事新而大將能  
立功於外者乎公之以身許國之歎於後世其昭昭乎公之從容就義孤舟命言  
不及私自非精忠言日能如是豈而昭乎父子兄弟世第忠貞節孝萃於一門  
盛矣哉至今王公大人以及里巷之士交口而誦說之不衷其必有大過人者  
惜乎故河橋泉三州守贈正三位近衛中將楠公實明徹士登水木之孫字  
魯聯之所撰勅代碑文以垂不朽

楠公之碑

吉野三絕

○ 藤井竹外

古陵松柏吼天颯

山寺尋春春寂寥

眉雪老僧時輟帚

落花深處說南朝

○ 河野鐵兜

山禽叫斷夜寥寥

無限春風恨未銷

露臥延元陵下月

滿身花影夢南朝

○ 賴杏坪

萬人買醉攬芳叢

感慨誰能與我同

恨殺殘紅飛向北

延元陵上落花風

○ 評楠公

西鄉隆盛

明籌奇策不可摸

正勤王事是真儒

編 又颯二作リ。颯  
二作ル。アラキ  
大風ナリ。  
輟 トハムルコト。

懷君一死七生語。

抱此忠魂今有無。

○大楠公

梁川星巖

豹死留皮豈偶然。

湊川遺跡水連天。

人生有限名無盡。

楠氏精忠萬古傳。

新田氏

○新田氏

新田氏出於源義家。義家第三子曰義國。敘從五位下。任式部大輔。嘗入朝。途遇右大臣藤原實能。實能從者叱辟之。墮馬。義國隸士怒焚實能宅。義國坐謫上野。生二子。義重。義康。義重食新田郡義康食。足利郡治承中。平氏失政。源氏競起。義重集兵據寺尾城。源賴朝起於鎌倉。招之不答。及賴朝定關東。與義康

式部大輔  
內外儀式司

新田郡  
上野  
足利郡  
下野  
寺尾城  
上野

中照  
丸一ヒキ

子義兼等。並往歸焉。賴朝欲娶義重女為妾。又不肯。遂與有隙。及奏請諸源。官爵義重。纔得襲父爵。任大炊助。有七子。其第二義包為嗣。義包生義房。義房生政氏。政氏生基氏。基氏生朝氏。凡六世。皆襲邑新田。遂以為氏。旗用白旗。號中照。

○義貞舉義兵

北條高時之遷。後醍醐天皇於隱岐也。楠氏起兵于金剛山。高時遣關東將士攻之。新田朝氏子義貞亦在遣中焉。已而城固不拔。東兵多逃亡。義貞召其家宰舟田義昌。語之曰。源平相制。竝護王家。自古之為然。吾雖無似。忝列源氏。胄裔特以時勢為北條氏所

無似  
不肖同シ  
胄裔  
子孫同シ、胄  
ハ系ナリ、甲  
ノ胄トハ異ナリ

我國  
上野國ナイフ  
令旨(リヤウジ)  
親王ノ命ヲ令旨  
トイフ

山門  
比叡山延曆寺ナ  
イフ親王ノ  
座主即チ僧ノ長  
トナラル

翌日  
元弘三年三月十  
二日

驅使遂敵官軍。豈其本心也。吾視高時近狀。亡滅非遠。吾欲歸我國。舉義兵。上以除宸憂。下以興家聲。而非有所受命。不可安得。大塔宮令旨。則吾事成矣。大塔宮者。帝第三子護良也。

護良初疾。北條氏專權。與帝密謀討滅之。叙二品。任兵部卿。充山門座主。號尊雲。居大塔。世因稱大塔宮。義貞乃通意於護良。護良素知新田氏名族。大喜。卽爲令與之。權用詔辭。義貞感喜。出意外。翌日。稱病東歸。與子義顯。弟脇屋義助等。謀討高時。高時聞而大怒。下令擊新田氏。新田氏會議。或曰。拒利根河。或曰。

一敗塗地  
一マケニマケテ  
骨身ナサラス

○豎旗舉義、  
大書特書。  
響應  
響ノ聲ニ應ズル  
ガ如クツキシタ  
關戸  
武藏國南多摩郡

「赴越後。依其宗族。」義助進而言曰。「二者皆非計也。坐待強敵。情見形屈。則我兵內潰。一敗塗地。使人曰。新田氏戕使者而誅死。死一也。寧死於王事。今雖匹馬單兵。出徇於國中。衆附則進。攻鎌倉。不則戰死。孰與坐取誅殺乎。衆以爲然。乃起兵。大館宗氏。堀口貞滿。江田行義等。百五十騎。推義貞爲將。豎旗于邑生品。祠前。以舉義焉。實元弘三年五月八日也。八州豪傑響應。爭歸義貞。義貞進至關戸。兵凡十二萬騎。分爲三軍。三道攻鎌倉。鎌倉震駭。而北條氏見兵。猶十餘萬。分拒三道。義

夜  
廿一日夜

越任  
越ハ遠ナリ、踰  
ナリ、遠ニ遷サ  
レマシマスコト

○筆々有ニ席捲之  
勢、想當時史氏  
必書之日、十五日  
而舉之。人力不  
レ至此。  
餘黨  
高時ノ嫡子邦時  
等

貞・貞滿進<sub>レ</sub>入<sub>二</sub>山内<sub>一</sub>。而宗氏戰死、其兵皆卻。義貞以<sub>二</sub>選  
兵二萬<sub>一</sub>乘<sub>レ</sub>夜赴<sub>レ</sub>之、則敵大兵據<sub>レ</sub>海岸、樹<sub>レ</sub>柵、兵艦列<sub>レ</sub>其  
南、以備<sub>レ</sub>傍射。義貞下<sub>レ</sub>馬、免<sub>レ</sub>冑、向<sub>レ</sub>海拜曰、「天子爲<sub>レ</sub>逆臣、  
所<sub>レ</sub>遷越<sub>二</sub>在<sub>一</sub>西海、臣義貞不忍<sub>レ</sub>坐視、提<sub>レ</sub>兵討<sub>レ</sub>賊、伏願<sub>レ</sub>海  
神眷<sub>レ</sub>臣忠義、退<sub>レ</sub>潮、以開<sub>レ</sub>道。」因釋<sub>レ</sub>所佩<sub>レ</sub>金裝刀、投<sub>レ</sub>之海  
中。比曉、潮大退、兵艦皆漂去。義貞大喜、麾<sub>レ</sub>衆而進。諸  
軍從<sub>レ</sub>之、直入<sub>二</sub>府中<sub>一</sub>、乘<sub>レ</sub>風縱<sub>レ</sub>火、煙燄漲<sub>レ</sub>天。義貞縱<sub>レ</sub>兵、廩  
戰。高時舉<sub>レ</sub>族、遂伏<sub>レ</sub>誅。自舉<sub>レ</sub>兵至此、蓋<sub>レ</sub>十五日矣。義貞  
因居<sub>レ</sub>鎌倉、誅<sub>レ</sub>餘黨、撫<sub>レ</sub>新附、威振<sub>レ</sub>關東。

○題義貞祈海神圖

篠崎小竹

寶劍一投潮水乾。

鯨鯢就戮中興年。

龍神他日猶堪恨。

不覆獼猴西上船。

○護良親王被冤枉

足利尊氏者、義兼遠孫也。地望素著、佐<sub>レ</sub>攻<sub>レ</sub>京師、首蒙<sub>レ</sub>  
寵爵、官祿皆遠出<sub>二</sub>新田氏之上<sub>一</sub>。遂陰蓄<sub>レ</sub>異圖、而忌<sub>レ</sub>義  
貞及皇子護良。初、帝之歸<sub>レ</sub>闕、護良居<sub>レ</sub>志貴山、近畿兵  
爭<sub>レ</sub>歸<sub>レ</sub>之、將率<sub>レ</sub>以入<sub>レ</sub>朝、而不果。帝使<sub>レ</sub>參議藤原清忠就  
言曰、「天下既定、汝將何爲？」蓋<sub>レ</sub>削髮復<sub>レ</sub>舊。護良對曰、「高  
時雖伏<sub>レ</sub>誅、餘黨未<sub>レ</sub>殲、宜嚴<sub>レ</sub>武備、以絕<sub>レ</sub>覬覦。且陛下之  
德、微臣之謀、以致<sub>レ</sub>有<sub>レ</sub>今日、而足利尊氏、攘<sub>レ</sub>爲<sub>レ</sub>己功、彼

蓄異圖  
フタゴコロヲモ  
ツコト、謀叛セ  
ントスルココロ



攝受  
攝ハ引クナリ、  
ナサケナカケテ  
佛道ニ引キ入レ  
テ、ケイレルコ  
ト

折伏  
惡人チクジキコ  
ラシテ、佛道ニ  
從ハシムルコト  
以上ノ二者共ニ  
佛敎ノ語

騶從  
人トモハリノ人

建武元年（一九四）

冤枉  
二字トモニ曲ゲ  
ル意、罪無キチ  
マゲテ罪人トス  
ルコト

法衣  
僧侶ノコロモ

觀其志有不可測者。不及其力微而除之。復生一高  
時也。臣聞佛有二道。曰攝受。曰折伏。願陛下任臣以  
戎事。臣將爲陛下折伏焉。帝不憚勉從之。拜爲征夷  
大將軍。而不許誅尊氏。護良具騶從入朝。赤松則村  
爲先驅焉。尊氏深嫉之。乃結於帝寵姬藤原氏。陰謀  
排陷焉。而護良不察。輒欲除尊氏。多蓄死士。密徵兵  
尊氏得其檄。上變告大將軍。反欲廢帝。立其子興良  
爲帝。藤原氏自傍贊之。帝怒。十月。伏甲召護良。執之  
囚于宮中。護良憤怨。因所識宮人。上書曰。臣以罪累。  
敢訴冤枉。唯陛下憫察之。臣夙憤武臣專恣。釋法服。



護良親王像

護良親王

張空拳  
カラコブシチフ  
リアゲルコト

焦思運籌  
心ヲ勢シテ、ハ  
カリコトヲメグ  
ラスコト

乾坤  
天地ニオナジ  
乾ハ運行ナリ、日  
月ノ運平ナルマ  
ズ、ニイフ、平ナル  
ナリ、大地ハ厚カ  
川テ、古ノイフ、カ  
ザレ、故ニイフ、カ  
說ニヨレル、天動  
釋動

被戎衣。寧受世譏。而爲君父忘驅。在廷臣子。莫敢効  
力。而臣獨張空拳。以抗強敵。賊之耳目。集於臣身。購  
臣以萬戶。臣晝伏夜行。匿山谷。踐霜雪。殆死而復生。  
者數。焦思運籌。遂得底誅夷之績。而不圖護罪於此。  
仰將訴天。日月弗照。不孝之子。俯將哭地。山川弗載。  
無禮之臣。父子義絕。乾坤共棄。臣不敢復有望於世。



播遷 ウツサレ、ナガサレルコト  
 首鼠兩端 鼠ノ性疑多シ、故ニ首ヲ前又ハ後ノ兩方ヘ向ケテ様子ヲウカガフコト  
 觀望 見合ハスコト  
 詭言 偽言ニオナジ、イツハリゴト  
 欺罔天聽 天子ノ御耳ヲシヒクアラマスコト  
 彼之兒子 義隆ヲサス

分予將士抗疏罪狀義貞義貞乃上書曰嚮者當天下大亂乘輿播遷楠正成等豪傑竝起相共勤王而足利尊氏首鼠兩端觀望勝敗自非賊軍失利蓋不肯降也功微賞多遂冀非望害臣之忠義欲詭言陷之臣以五月八日起兵上野彼以其七日佐攻六波羅而曰臣聞京師復乃肯起兵以欺罔天聽其罪一也臣以五月廿二日率諸軍誅高時而彼之兒子率從士百餘人以六月三日入鎌倉而曰臣賴其兒子以成功其罪二也彼在輦下擅誅親王之卒其罪三也征夷之任在兵部卿親王而彼輒掠其號其罪四

威福 アルヒハオドシコトニテ、罰トナサシテイフ

自艾 自ラアマチチアラタムルコト  
 牢狴 ヒトヤ、牢獄チイフ  
 傳双 傳ハハサムコトスコト、又ナトホ

噬臍 後悔スルモトドカヌコト

暴 アラハレルコト  
 陸授 キツハシノ下ニテ節刀ヲサツケタマフコト

也。矯稱管領務張威福其罪五也。中興之業雖因天運抑兵部卿之謀策居多而彼百方讒構遂抵流謫其罪六也。陛下心期兵部卿之自艾而彼修私仇辱之牢狴其罪七矣。直義乘亂遂傳双於兵部卿大逆無道其罪八矣。此八罪者天地所不容措而不論百敗將隨而至後噬臍無及願陛下照鑑之速下明詔以誅伐尊氏兄弟廷議疑未決會護良侍婢至奏狀而尊氏反迹遂暴於天下十一月乃下詔討尊氏徵兵六萬陸授節刀於義貞以總諸將延元元年九月義貞奉皇太子及皇子尊良而北行舉族從之至于

金崎城  
敦賀郡泉村

加賀  
南條郡

義故  
カツテ恩義ヲカ  
モノケタル縁故アル

足羽  
足羽郡福井市南  
平泉寺  
大野郡  
藤島・河合城  
吉田郡

越前保金崎城賊將足利高經率大兵來攻城終陷



合兵攻高經于足羽高經誘平泉寺僧兵修藤島以下七寨守之義貞在河合城夢已爲龍臥地高經駭

太子被虜尊良自殺義貞逃在柚山開招聚義故進據國府與高經相持三年七月帝手書召義貞義貞得詔書感奮曰自有源平氏未聞得天子親書詔者也因急

是月  
延元三年閏七月  
燈明寺  
吉田郡

走衆以爲吉夢或曰龍爲陽物方陰而見是凶兆也是月二日義貞以諸軍攻足羽至燈明寺前分兵爲七隊以當七寨藤島兵擾動我兵因疾攻不能拔義貞望見遽以五十餘騎赴之遇賊兵三百于田中矢下如雨我兵無楯以身蔽義貞中野宗昌勸義貞獨身遁逃義貞曰失士而獨免非吾志也鞭馬且進馬被箭殪義貞欲起有白羽箭中其眉閉乃拔刀自刎而死年三十八賊未知其何人也見宗昌等環屍自殺又檢尸得錦囊書書辭曰討賊之役朕一煩卿蓋帝手書乃知其義貞也時日暮我軍無赴援者已而



娶上杉氏  
上杉顯重が女ヲ  
メトル  
千壽  
足利義隆ノ幼名

丁外憂  
外憂ハ父ノ喪ヲ  
イフ高氏ノ父  
貞時ハ元弘二  
年九月五日ニ卒  
ス故ニカクイ  
フ

高氏、尊氏  
後醍醐天皇位ニ  
復セラレ大ニ  
高氏ヲ寵シ  
三位ヲ授ケラレ  
賜諱ノ尊ノ字ヲ  
ト改ム  
賜ヒ、名ヲ尊氏  
ト改ム

貞氏娶上杉氏生二子。曰高氏、曰直義。高氏稱又太郎、任治部  
大輔。直義任兵部少輔。高氏爲嫡嗣。娶赤橋守時妹生子千壽。  
赤橋北條氏族也。元弘元年、後醍醐天皇起兵、據笠置山、討北  
條高時。高時乃遣高氏直義等往攻之。高氏兄弟時丁外憂、強  
起而西城陷。乃返。二年、高時流于隱岐、立光嚴帝。已而帝  
歸伯耆、官軍並起、攻六波羅府。府帥北條仲時、北條時益、數戰  
不利。高時遣高氏及名越高家赴援。高氏有疾、不欲往。強之、再  
三。高氏大慍、乃答使者曰：「當不日發矣。」因陰謂其親信曰：「彼舊  
爲我家臣、隸時遷勢、變乃至僕役我。我欲以今日歸官軍、以興  
我家。如何？」上杉憲房、細川和氏等皆贊成之。

○細川賴之

義滿  
義隆ノ子

滑稽

酒ヲハカル上  
戸、七戸ノ酒ヲ  
ハカリテツキマ  
コトヲ、ツツケ  
ザマニ、戲言ヲ  
イフ「ニタトフ  
大聲  
便佞  
オホオビ  
ヘツライモノ

斬辱  
ハツカシムルコ

天授五年

義詮臨終、撫義滿、謂賴之曰：「予汝一子。」又指賴之謂  
義滿曰：「予汝一父。」賴之既以遺託輔幼主、內外望治。  
乃擇方正之士、文武備具者、侍其左右。又擇滑稽者  
數人、削髮、穿大袴、佩長刀大鞞、日以童坊出入府中。  
爲將士弄客。將士中有便佞者、賴之輒使其所善衆  
呼之、曰：「有髮童坊、以斬辱之、更相懲戒、士風大革。賴  
之又作五箴、授將士曰：「毋偏愛憎、毋修恩仇、毋枉是  
非、毋僥倖、毋私匿。」上杉、細川二氏、久執權於東西。義  
滿漸長、頗忌賴之。近臣從而惡之。四月、義滿集兵於  
幕府、遣使者就賴之第、罷職就國、以斯波義將代爲

管領賴之即日上途尋削髮號常久作詩曰人生五十愧無功花木春過夏已中滿室蒼蠅掃難去起尋禪榻臥清風已而義滿思其勳勞命總管南海焉

○足利義滿

五月義滿薨義滿初敘從五位下任左馬頭累遷從一位左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終至太政大臣准三宮初久我氏為源氏長者充淳和昇學兩院別當至義滿時乃屬之於足利氏終足利氏之世其官爵敘任例概如此而至太政大臣者止於義滿義滿之薨詔贈太上皇號義持惶懼辭不受明主諡義滿曰恭獻王義持受之

五月 應永十五年五月

義持 義滿ノ子

明主 太宗

足利氏下

○足利義政

義政讓軍職於義尙甫九歲畠山政長為管領七日而辭以族義統代之賞降東陣功也九年十一月西陣諸將各解歸國義視往依土岐氏東陣亦解自應



足利義政

仁元年至此凡十有一歲兩陣兵士交出焚掠文武第宅蕩為荒野關白兼良以下諸公卿散走四方或遭戕害歷朝典籍概羅兵燹而義政宴詠自若發使者赴朝鮮求勘合印信以購海外珍寶十一年遂退居東山起銀閣以擬

軍職 征夷大將軍ノ職 蕩為荒野 文武官ノ邸第燒 文官ノ邸第燒 野原 義政奢修 後花園天皇御製 詩 殘民爭採首陽 處々閉燼鎖 竹扉 詩興吟酸春二月 滿城紅綠為誰肥 戕害 起銀閣 上京區淨土寺町 茶田相阿彌ノ營 世造園ノ模範ト 求堂ノ茶室ハ東 四疊半茶室ノ濫





○此時此勢、固可  
奮袂而起

任處稱新九郎。及長、命名曰長氏。爲足利義視近士。應仁中、從奔伊勢。及義視還京師、長氏獨留不從。當是時、足利氏權臣、山名氏、細川氏、各樹私黨、鬪于京師。將軍義政不能制也。長氏聰明有大志、陰散財結豪傑。一日謂衆曰：天下之事可知已。成功名取富貴、舍今而何。顧關東八州、地勢高隆、士馬精強、自古稱用武之地。而永享以來、無復定主。苟得割據于此、天下可圖也。吾欲與諸君偕東、因機制變、謀有所樹立。諸君豈有意乎。衆奮從之。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八年、長氏與荒木兵庫多目權平山中才四郎荒川又四

堀越氏  
足利政知

郎大導寺太郎有竹兵衛六人、仗劍東行、終至駿河、依今川義忠、義忠其姊夫也。長氏以三十日略伊豆。以堀越氏邑自奉、其餘無所取。乃會父老豪傑、諭之曰：吾聞人主視民猶子、民視人主猶父、是古之道也。及世之澆季、武人貪殘、剝民以自逞、而至胥而困蹶、吾甚憫之。吾以羈旅之人、來司牧是邦、吾爲汝爲君、汝爲吾爲民、生相爲君民、是豈偶然哉。吾獨願我民之富足也。自今著令減租稅五分之一。除諸雜課。諸將吏違令虐民者、聽其民來訴。衆皆悅服。爭欲爲之用。後長氏自稱北條氏、用三

葦山城

伊豆  
三島神祠

兩上杉

山内家、上野、  
相模大場、  
小田原城、  
相模足柄下郡

四年  
明應四年（二一  
五五）

藤賴  
大森氏

鱗、徽號、削髮號、早雲。

早雲既主伊豆居葦山城。早雲日計復北條氏故業、以成其宿志、祈于三島神祠。夢有大杉二株、一鼠嚙其根、仆之、化為虎。既覺、召卜人占之。卜人曰：「公生歲次子。子為鼠神。是公克兩上杉之兆也。」早雲心竊喜。早雲欲取小田原城、而難箱根之險、未發也。

四年九月、早雲使人言藤賴曰：「吾獵葦山、其獸逃箱根、願公以箱根假我。我得縱獮取焉。」藤賴許之。早雲率兵百餘人、被獵衣裳、踰箱根、先縱牛數十頭、鼓螺隨之、憑高馳下、直入城內。藤賴惶駭、不知所為、出奔。

三浦  
相模  
大場  
居城。扇谷上杉

三浦早雲遂取小田原、遂取大場。

○北條氏漸衰

馱  
馬ニ負ハスルコト  
徽  
鏡ニテヒルコト  
磐  
ヒキウスニテ、  
モミズリスル  
晞  
日光ニカラカス  
春  
ウスニテツクコト  
浸  
水ニヒタスコト

伊勢氏既定八州、沃野千里、鑄山煮海。小田原繁華、為關東都會第一。然氏政漸驕侈、用人不別忠佞。初、氏政之為世子、從氏康略上野、與武田晴信合兵、軍松山時、方仲夏、有刈麥馱過軍前者。氏政見之、指問左右何物。左右曰：「麥也。」氏政曰：「盍炊以供賓。」晴信晒曰：「吾今而後、知北條氏大國也。郎君大國公子、故為是言耳。夫麥者、擊之、簸之、晞之、春之者、再然後、浸之、而炊之。今郎君乃欲直炊之。」左右竊笑之。氏政